

临水而居 我是一枝芊芊芦苇

马瑞平

茫茫春色中,一泓清水平,我——南湾湖畔的一支芦苇,临风依依,顾盼流离,静静地等候着白露寒霜的来临。

一杆青翠,几片碧叶,纤弱、柔曼,有着薄凉女子的惆怅和忧伤。独自在喧嚣之外,不争世事,静守着一片安宁。

微雨天,一泓幽幽绿水,婉曲流转。远处,雾岚氤氲,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小船滑行于湖面,湖水起了柔柔的波纹。那是谁的锦衣,晾晒在这里?风过,有了褶皱;又是谁的一滴眼泪落在了这里?极清,极纯,就那样干干净净地看着你。

这就是我的家乡——信阳南湾湖无限的水域。生于清纯,长于透彻,就有了我淡若风雪的性情,酿成了我古雅超然的气韵。

家很多,是那无数的岛屿。天青色的轻阴天

气,家隐隐约约淡描于水天之间,那一抹黛碧色的是离我最近的小院落。再远点,就是我浅灰色的庄园了;更远处,只是一叶淡淡的云帆——我的别墅——在流动。

临河水岸处,云影天光,上下莹澈。

一浪碧波、一片绿云,那就是我的邻居——茶树。它生于湖泊岛屿之上,吸天地之灵气,享烟霞云露之恩惠。有无边丝雨掠过,便早也潇潇、晚也潇潇地清响着,声声入耳,胜得丝竹。

有采茶女轻盈地穿行在云雾之间,柔软纤长的手指,在碧生生的新芽间缠绕。茶仙陆羽,早把毛尖茶那绿莹莹的芬芳,浸泡在宁静的湖水里,为我沏上一份心灵的淡定。

也有朋友来,黄昏的空中,辽阔广袤的水面,有白鹭低低地飞。“水远烟微,一点沧洲白鹭

飞”,这意境,这水墨风光,便已觉得。

倦了,它落在我身旁。清水中,或从容伫立,或站着钓鱼;偶尔,悠闲地踱步。动静之中有着闲适的优雅与自若。

“白鹭儿,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敌,众禽喧呼独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漉漉石,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只有它,也只有它——白鹭,才能够做我的朋友。

一弯水,几片山,两三点鹭影;半坡茶,若干桥,四五支橹声。我住在陈逸飞的油画里,吴冠中的烟雨江南描摹着我的家园。

秋风起,水岸边。我穿越在风的曼妙中,飘飘若举,姿态卓然,深深浅浅的梦就在风中摇曳。风掠过,它顺手拈起一支细长的苇节。风,就有了琴弦,就有苇笛悠悠,在水流漫漫的《诗经》

中悠悠响起……青山隐隐水迢迢,那是玉人在吹箫么?

风止,平静的湖水映着远山的倒影。疏离的叶子在湖边安静地写着,写着横竖撇捺的心思。提拔、转折、入行收,写尽了心的淡泊。

花开了,翘立在叶的上面,有些淡白,有些浅紫,有些米黄,映着水波清冽,摇摇颤颤,就有淡淡的清愁划破光阴而来。风动,它飘飘地落下,轻轻拂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不复可寻。那可是我对每一个经过的人说的话,对每一只飞去的鸟说的话,对每一只游来的鱼说的话。而那些话啊,无缘的人,是听不到的。

你,听到了吗?

我是湖畔的那支芊芊芦苇吗?不,我不是呀。我只是一个秋水女子,只是那在水一方的伊人。着青青素素的衣,风吹起额前的散发,清秋中凉凉地站立,疏离、简单、灵动。

细细的芦苇,是一篇轻舟,达摩借它渡江,到达了佛旁。我借它渡心灵,芦苇,牵动着我的纤足细步,安然渡我到对岸,涉江而过的我,心不再迷失。

从此,我日日快乐而歌:归去来兮,三分流水,两地落花,一缕秋光!

暮春沂河游感(外三首)

任宏业

贤峰倒影碧苍苍,独泛扁舟向柳香。
山水玉成司马赋,谁人爱读此文章。

游贤岭观南湾湖即兴感言

画屏何用笔中来,长卷丹青舒展开。
不是松间听鸟语,疑为水墨染瑶台。

贤岭遥看母校信高有感

轻摇竹露洗朝霞,醉看半山飞薄纱。
红尘雾中藏旧忆,幻成冠冕正风华。

晚霞观感

静看云飞夕日斜,心随风去乐天涯。
半空霞染满峰彩,引我西山拜女媧。

游南湾湖有感

梅启林

平湖西望连碧天,青罗东挽接青山。
若问桃源新去处,牧童遥指五云间。

游百花园有感

余向红

一园九城环,四季百花绽。
地宫藏历史,天窗看发展。
草木日竞秀,群芳秀手艳。
览色忘流连,暮深不知返。

绿色畅想

耿纪家

几个汉子
满怀着绿色信念
用意志和智慧
把孤独千年的荒丘和——
传说中的杏花之山——
已历半个世纪的万亩不毛之地
用饱蘸绿色的画笔
——点染

累月经年
花香鸟语 蜂歌蝶舞
野兔窜跃 野雉翩跹
油茶茁壮把独山间话
红杏妩媚使杏山欢颜
绿色希望
将秃岭响亮起动听的名字
“河南省艺术摄影基地
——仙居·独山·杏山”

了药品给他吃。最不能饶恕自己的是爷爷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喂他饭时,气呼呼地对他说:“这是您最后的一顿饭。”没想到第二天早上,爷爷真的去世了。噩耗的突然来临,没谁能比我更悲痛。想到我对爷爷生前的最后言语,真是追悔莫及,猛然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孩子。我守在爷爷身边,悔恨遗憾的泪水流淌不止。一遍又一遍哭喊着爷爷,从此心头压上了一块铅石。时至今日,我也迈进了中老年人的行列,更加体会到老年人需求亲情的需要。

对待老人的孝顺要善始善终。不然的话,一旦亲人真正离去,再反思自己的言行时,良心会让你发觉你是一个很残酷的人,到头来备受折磨的还是自己,同时伴随着自责悔恨和遗憾。

花把它收集的阳光大肆铺展于绿油油的麦田之中,足以照亮晨昏。芝麻可不像花生不事张扬,自下而上一路开到秋意渐浓。

关店是豫南沿淮传统民居“台子”最为集中的地区。淮河历史上十年九泛滥,关店地势低洼,无奈沦为重灾区。台子成为对抗洪水的有力武器,显示了劳动人民不屈服于自然,化对抗为和谐共处的大智慧。

就地取材,筑土成台。然后在夯实的高台上建造房屋。很少一台独立,大多台台相接连成一个村庄。庄四周被挖成围塘,只有一条路坝通到村外。这在过去还具有防御功能呢。台子陡峭壁立,沙土容易流失,所以有栽树护宅的传统。树多为洋槐,根系发达。根行到哪里就在哪里长出小树,不用几年大大小小就成了林子。密密匝匝,如南方的竹林,还能保护茅屋不被狂风掀顶。本是和村外田野一样平坦,就这样被人人为地造出坎坷,上下极不方便,日子起伏难平。却也多了几分含蓄,添了平原少有的神秘。洪水袭来,淹没庄稼,甚至直逼台子,远望以为全军覆没。只有关店人自己清楚,一季辛苦是毁定了,不过落了一层油泥,下一茬庄稼就多了肥力。只要人畜无恙,也就有点塞翁失马的宽慰了。台子如同淮水拥着的硕大莲朵,高耸的花里是生活,坦荡的叶上是生产,水汪汪的日子缓缓流淌。

关店,美为淮河之心,我们承受着它的恩惠和诗意画魂,它的心声,我们聆听过了吗?它的呼唤,我们可曾听懂?

“黄河王杯”精短散文大赛
主办:信阳日报社 信阳市散文学会
协办:黄河王纯粮军酒信阳专供店
(新市区政府东侧路南 电话:8188158)

快乐老家

□吴明凤

白天,自己举起自己;夜晚,自己照亮自己。

那些过往,是忍痛流血的足

迹,是黑暗肆虐的遮蔽。

萌芽是新鲜的,像草叶上澄澈的露珠。成长是角落里隐忍的时光,崭露头角。我的茎叶是日日夜夜向上努力的手臂,总算挤出水面,扑进阳光。

清风有了,明月有了,红蜻蜓有了。

可以睁大眼睛了;可以放开呼吸了;可以亮出身段了。

可以去爱了。

可以把红润绣在脸上。

可以把细密的花瓣、柔嫩的心说给世界。

当看见了淡黄的莲心,你是否会伸手,接纳我全部的心酸、哀怨,以及幸福的疼痛?

你可见我的羞涩和战栗,漾开水面的波纹。我的初爱虽显青涩,可莲蓬已然有了秘密的冲动。此刻,卓然挺立是美好的,自由干净的词语是美好的,随心所欲地绽放是美好的。

花朵的摇曳和微笑是美好的。小小的未来打开无数个窗口。

住在繁华的城市里,整天湮没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日子一天天地稠密起来。偶得闲暇时蓦然回首,才发现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忽而想起了老家来。老家坐落于商城县的一个山脚下,三面环山,每当听到《快乐老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童年时候家乡的模样……那是豫南一个偏僻的小山庄,那里炊烟袅袅,杨柳依依,春燕衔泥。那里有湛蓝的天、洁白的云,有黄澄澄的稻谷,有金灿灿的油菜花,有放牛羊的娃娃,有手拿镰刀上山砍柴的青壮年,有挽起裤腿躬身于水田间插秧的七旬老翁,有在风中挥动着小棉袄站在村口扯着喉咙呼喊孩子添加衣服的母亲。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是一片难忘的热土,那里流连着我童年的欢乐。

在老家住的是一幢普普通通的农家院舍,小小的四间黑瓦房,面朝正南的叫做正房,靠西北院墙一排更显小一号的是厨房和储藏间(在我们那叫环屋),东边是更小一号的卫生间、猪圈、牛棚。这在农村极为普遍。与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相比显得太落后了一点,但它却盛满了我童年时的欢声笑语,洋溢着家的温馨与甜蜜。

父亲是个善良、勤劳的人,记忆中他总是为了家不停地奔波忙碌,那强壮的背影是支起家的脊梁。在贫穷的农村建起一栋房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房子的地面全是用泥巴铺平的,而且每到夏天空气闷热或者梅雨季节时,地面总是潮湿一片,室内放的腌菜菜的坛罐上长了一层白霉,衣服、被子需要经常拿出来晒晒太阳,但我们却从不曾抱怨过,反而觉得那是一个温馨小屋,胜过任何别的地方。父亲喜欢种树,在院子里种了杏树、梨树、柿子树、石榴树。每到花开时节,枝头常引来成群的蜜蜂,嗡嗡作响,好不热闹。待到果子成熟时,更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满园飘香。尤其是杏树,成熟的杏子一团团地缀在枝条上,压得枝条低垂下来,伸手就可以摘到。我也将一颗白杨树亲手栽在院子的空地上,但我栽的树苗总是显得那么脆弱和瘦小,担心不能成活。但父亲总是说,栽下吧,有了希望的苗子,还怕它长不成参天大树?

我家的老房子原来与东面的一户人家的两间房子连在一起,中间隔着一堵泥巴垒成的院墙,房前还有另一户人家的房子,形成了三家人的房子围成的四合院,住着十来口人。每当我从外面刚刚踏进院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家的气息,慈祥的父亲、母亲,和蔼的大妈,善良的邻居,还有常遭父母批评的姐弟们,一张张熟悉朴实的脸,总让我感觉到无比亲切。

东边的邻居搬走以后,母亲就在院子里开垦了一块菜地。夏天时种几棵黄瓜、丝瓜,秋天时种些茼蒿、菠菜等。那新鲜、那翠绿、那晶莹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里载着的欢乐更是在别处无法找寻的。

夏天时我常在黄瓜架下钻来钻去,又故意去摘掉黄瓜上那些可爱的小黄花。看着大人们刚做完饭后还是热的,把墙角种的几棵辣椒苗给活活浇死了,弄得母亲大吵了我一顿。

靠近院墙的周围,稀疏地栽了几棵丝瓜。丝瓜长长的藤蔓爬到院墙上,和墙头的小草争抢阳光,并将绿油油的藤蔓伸向远方,仿佛要给院墙披上绿色的盛装。一阵微风吹过,藤蔓摇曳着,带着花朵的丝瓜从藤蔓间袒露出毫不羞涩的胸膛。丝瓜长大了,我们吃着自家种的丝瓜,很鲜,很甜,很香……

在仲夏之夜,邻家的小朋友跑到我家院子来玩,一起跳橡皮筋,捉迷藏,逮萤火虫……天真无邪的发自内心的最自然最美妙的欢笑,充盈了整个小院的上空。那恬美的记忆,在心底永远荡漾……

天气燥热时,在屋檐下支起一个竹蓐(用竹竿编成的床),我躺在上面数星星、看月亮,母亲坐在身旁给我摇着蒲扇驱赶蚊虫,邻家的大婶大叔在一旁拉着家常。那时的星星是那么多那么灿烂,月亮是那么圆那么明亮,就连从村头传来的狗叫声也是那么的清晰入耳,声波蔓延到不可知的远方……

这一切融进了我记忆的灵台,滋润我干涸的心房。曾经,那么一大家子的人,那么多的欢声与笑语,让我不禁又润湿了眼窝……

那是我快乐的老家,那是我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让我嗅到了生活的芬芳。

想起老家,心暖暖的……

想起老家,泪蠕动着……

想起老家,梦甜甜的……

市西南郊有座山,名贤山,不高大,不巍峨,不险峻,迤迤数里,声名仅限四周。择闹市而隐,选南湾、溯河为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名副其实一圣贤,大隐于市,智仁兼备,通达古今。

贤山平凡。走近它,几条蜿蜒的小路清晰可见,彰显它的坦荡和真诚。攀登它,途中松木林立,灌木丛生,小径皆是,裸露的岩石,流动的泥土和石块,没有丝毫的人工雕砌,自然而亲切。登上它也不容易,需要气力,要流些汗,体质弱的要在中途休息几次,但绝对不会让人过于劳累和疲惫。登山山如同长跑,登山丘如同百米冲刺,登贤山,就是中短跑,恰到好处。名山如同名人,高不可及,有距离感;山丘如同庸人,俗不可耐,缺少一定的高度和深度;贤山呢,不高不低,就是常人。贤山,属于普通百姓,适合芸芸众生。

贤山谦逊。站在贤山顶上,俯瞰四周,城市的高楼大厦虽然小了许多,但还可以分辨出街道,视力好的甚至可以看到醒目的楼名和广告标语。不像站在名山之巅,“一览众山小”,地面上的一切小得像不存在,世上仿佛只有山和自己。把很多东西都看小一些,看淡一些,但并不是完全忽略,这就是常人的心态。看得太开太淡,就出世了;看得太细太认真了,难免会陷入郁闷。贤山是中庸之道的坚守者,不过高,不偏低,不要最高分,也不要最低分。

贤山灵气。寺庙大都建在山上或山间,它的庙却在山下,很符合隐者的风格。庙名——贤隐寺。“贤”和“隐”从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11岁那年,奶奶突发脑溢血病逝,之后爸妈把我接回了城里。每次爷爷进城来,我会高兴得围着他团团转,搬个小凳子坐在他身边,生怕他走了。那时我害怕听爷爷说“死”这个字,他却逗我说:“爷爷以后要是死了呢?”我马上伸出小手,捂住爷爷的嘴,天真地说:“爷爷您不会死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爷爷的那份亲情也与日俱增。一次,爷爷生病了,打点滴。我在没空,让他自己注意,谁知爷爷睡着了。等我回来看见血液返流到针管里时,可把我吓坏了,幸好没事。那年冬天,爷爷又患病了,并且躺在床上两个多月。我每天照料他喝水、吃药、喂饭、倒痰盂、倒马桶,洗衣缝被,样样都是我料理,忙得我不可开交。爷爷抽烟,晚

淮河有心

潘杰

说起关店,有些一外地人对我说:那不是在一个岛上吗?这就是关店给人的第一印象。不经水进不去,不过水出不来,四周为清清淮水缠绕。特别是汛期,水一上涨,淹没大片河滨滩地,河道一下子夸张得瞧也不再熟视无睹,关店真真成了茫茫波涛间几欲沉入水底的一片绿洲。说它是岛屿都抬举了些。

有人说,那不是个河套平原吗?这人一定是对关店更深入了解了些的。谁曾想,淮河上游竟也有这样一个地方,比黄河上段赫赫有名的河套平原更地道呢。那确是不折不扣的“河里套”,而且精致得多。说起来,这样称呼都亏欠了它。

淮河流经河南息县城南,东行约四公里,突然毫无预兆地张开双臂,作拥抱之势。大部分左转弯折向东,从关店北面擦肩而过。这就是干流,我们小时候称作北大河的,小部分固执地离队向右缓步而去,一路向着朝阳,玩着,走着,像个野性十足的孩子,紧挨着关店的脚尖,又顺手从南面牵来运粮河、淇河等几条或粗壮或细弱的支流。经过二十多公里的样子,腻了,倦了,急了,复心有灵犀地往北一拐,一头扎回干流的怀抱。这就是故乡前面的小河,老辈人从未叫过它的名字,我们小时候也以为乃无名之辈,及长大接触到县志,才知道它有支流以及那些新鲜的乳名。

淮河的分分合合造就了关店。只是两条河的外貌让人不能接受“故道”的叫法。到底谁先谁后,抑或一开始就齐头并进呢?怕是无



人是花精神

王大明 摄

心石

张荣

年后经常咳嗽、闷气,常患感冒,土霉素、甘草合剂、感冒清、氨茶碱是一年四季我给他买的必备药物。爷爷总是夸我孝顺,是他的好孙女。亲戚朋友和邻居也都说我孝顺爷爷,真是难得。

如此被人一直夸奖的我,却让爷爷在生命最后的光阴里没有得到亲情慰藉,让他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下,带着眷恋,带着孤独和绝望,默默离开了人世。

那时爷爷进入暮年,常常生病,自然需要人服侍,就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产生了厌烦

从查考了。“关店”这名字也俗气,总觉之于淮河的灵性有如白璧之微瑕。总想改了它,才好与外人侃侃而谈,才好荐与方家。伴淮河而生的关店有着东西狭长的窈窕身段。西起于淮河殊途之始,东止于淮河的重归旧好。如同一根扁担,挑起淮河的心路历程。西窄东阔,又似一片西风吹展的绿叶,在岁月的烟云里独舞。最窄处,站在河南岸高呼,北河岸上的人倘若顺风就隐约可闻。最宽处,也能被一阵丹桂的芬芳浸染而不留余地。确是单薄得近于透明。

这里是天然的大花园。桃红梨白之后,高大的泡桐,每一个枝头或粉或红的喇叭花密集成塔。蜜蜂被集体招来,把阳光鼓动得开始真正的暖意融融。晚春时节,棟树紫色的花一簇一簇,带着呛人的药味。不用看就知道是它又要孕育令孩子们眼馋却吃不得的一树青疙瘩了。初夏,铺天盖地的是洁白胜雪的洋槐花。一串花就像一串小蝴蝶,又如无数段飞银泻玉的小瀑布飞挂于稀薄的嫩叶间。空气中成天荡漾着甜香,简直拧得下蜜来。就是从这往后,深深浅浅的绿荫开始笼罩整个村庄。割麦的时候呢,椿树举起细碎的花序,俨然无数皇冠。如果不是它的清香走漏了风声,那样高在半空的碧云之外,我们竟一无所知。板栗也赶在这时开花,不惹眼却吸引来很多飞虫。那种并不好闻的香气,好似为酷日下的劳作渲染一种惨烈的气氛。“闲看中庭栀子花”,“人闲桂花落”,也是农家寻常境界。田野里更不用说。金黄的油菜

不管从东、西、南哪个方向进入关店,都